

少年讀物



朝鮮少年近衛隊

朝鮮 朴根淑等口述 蘇聯 少先真理報記者等筆記 楊漢泉等譯

青年出版社

少年讀物

朝鮮少年近衛隊

朝鮮 少年團員 朴根淑 李秉三 口述
蘇聯 少年真理報記者 赫拉布洛維茨基筆記
楊漢泉 鄒 鄂 陳斯庸 譯述
邢舜田 葉 飛 秦耘生 插畫



青年出版社出版

ПИОНЕРСКАЯ ГВАРДИЯ
РАССКАЗ КОРЕЙСКОЙ ПИОНЕРКИ
ПАК КЕН СУКА

蘇聯少先真理報1951年第82期至第84期

ЮНАЯ ГВАРДИЯ
РАССКАЗ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ИОНЕРА
ЛИ БЕН САМА

ЗАПИСАЛ Д. ХРАБРОВИЦКИЙ

蘇聯少先隊員雜誌1951年12月號



朝鮮少年近衛隊

口述者：朝鮮 朴根淑 李秉三

筆記者：蘇聯少先真理報記者等

譯述者：楊漢泉 鄒鄩 陳斯庸

插畫者：邢舜田 葉飛 秦耘生

出版者：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八面槽甘雨胡同甲二三號

總經售：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青 年 印 刷 廠
北京鐵獅子胡同一二號



1952年6月初版

定價人民幣2,200元

1 — 10,000 (東)



這裏有兩篇故事，是講述不屈的朝鮮少年揩乾了眼淚，模仿蘇聯衛國戰爭中的青年近衛軍，組織起少年近衛隊，投身在轟轟烈烈的鬥爭中。他們反對美李匪幫的奴化教育、破壞美軍的通訊聯絡和機場裝置、偷取美軍的武器來武裝自己、襲擊敵人的監獄、搶救被囚禁的同胞、燒毀敵人的汽油庫、切斷敵人的交通綫等。這些英勇的事跡，告訴我們朝鮮少年是如何愛護祖國，他們靠着游擊隊地下組織的領導，憑着自己的機智和勇敢，在反侵略的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 編者 •



定價：
人民幣2,200元

304X74-1

目 錄

朝鮮少年近衛隊……………朝鮮少年團員朴根淑口述……………（一）

朝鮮少年近衛隊……………朝鮮少年團員李秉三口述……………（二三）



少年近衛隊組織委員朴根淑像

朝鮮少年近衛隊

朝鮮少年團員朴根淑口述
蘇聯少先真理報記者筆記
楊漢泉 鄒 豐 譯述

爸爸跟他們去打美國鬼子了

我今年十四歲。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總指揮部有命令下來：人民軍暫時撤離城市。我爸爸要跟他們一起走。雖然我的三個哥哥都已經在打仗，但是爸爸仍舊決心拿起武器，上前繞去。他不能讓美國鬼子來糟蹋我們的土地和人民。

媽媽在替爸爸收拾行裝，我們這些孩子圍住爸爸，坐在地上。這是最後的一個晚上，爸爸給我們講的是最重要的事。他說到「青年近衛軍」的故事，說到在遙遠的克拉斯諾頓（註）城的男孩子女孩子們。我們聽着他的激動的話，眼睛前面就現出了生動的畫面。在夜裏，柳巴和邱列寧偷偷地跑到冷落的街道上，放火燒了德國人的交易所。他們敏捷的爬上屋頂，在那兒掛起了紅旗。

有人在敲窗。

「是時候了，」爸爸說。「其餘的等勝利以後再講吧！」

我們一直送爸爸到郊外。回來的時候，一個同路的女人跟媽媽說：

「你最好躲一躲。你是民主婦聯的會員，美國兵來了，對你沒有什麼好處。」媽媽接受了勸告，第二天，我們就搬到了一個小村子裏。

警察把我們推到街上去

美國兵佔領了城市，李承晚匪軍開進村子來。有一天，收容我們的那個女人滿面淚痕的跑回來說：

「廣場上貼出了佈告：隱藏勞動黨員和民主婦聯會員的人，一律槍斃。」大家不作聲。媽媽不安起來，說：

「孩子們，我們不能連累別人，還是回去吧。」

我們回到城裏。我家的大門敞開着，所有的東西全被搶走了。媽媽問房東：

「這是誰幹的？」

房東聳聳肩膀說：

「是美國兵，難道你還不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房東跑來對我們說：

「你們要搬出去。我不能把房子租給人民軍的家屬，——我不能冒這麼大的

險。」

不管媽媽怎麼說，房東還是不改他的主張。他警告我們說：「假如晚上還不搬，第二天一早，李承晚的警察就要來抓我們。」

果然，第二天清早，警察就來了，不問情由的把我們推到街上。

媽媽在郊區找到了一間許久沒有人住過的破茅屋。屋頂透天，四壁漏風。從早到晚，我們只是忙着找我們可以吃的東西。已經是十二月了，風像尖刀一樣，還時常下雨。

姐姐是被美國鬼子弄死的

沒有一個人來看過我們。但是有一天黃昏時分，我們已經睡了，警察來敲門了，喊着我母親的名字。他說：

「好容易把你找着了。在這張傳票上簽個名，早日到局裏來投案。你甭想再躲，就是鑽到地底下去，我們也找得着的。」

警察去了。姐姐勸媽媽快快逃避。可是媽媽說：

「我逃走了，你們怎麼過呢？去就是了。我從沒有做過壞事。」

媽媽上警察局去了。我們一直等到天黑，我們睡不着覺。可是一直等到天亮，媽媽還沒有回來。我跟姐姐就上警察局去找。警察帶我們去見一個美國軍官。姐姐問：

「爲什麼要抓我們的媽媽？」

翻譯員翻譯了她的話，跟着翻譯美國軍官的回答：

「你母親是共產黨員，我們就是來肅清共產黨的。懂嗎？」

姐姐再要問，美國軍官却不再回答了。翻譯員說：

「因爲你媽媽撫育了三個人民軍。回去吧，你們不用等她了。」

姐姐大叫起來：

「你們要是把媽媽殺了，人民軍回來的時候，你們瞧吧！」

翻譯員把姐姐的話告訴了美國軍

官。美國軍官跳了起來，舉起拳頭，朝姐姐臉上就是一拳。一羣美國兵擁上來，把姐姐拖到隔壁房間裏去。我聽見姐姐的尖叫聲，想衝進去救她。警察攔住了我，說：「滾，傻姑娘，快點滾，不然就打死你！」他把我推出了大門。



過了兩天，幾個不相識的人用蓆子把姐姐抬了回來。姐姐喘着氣，她認不清我們了。我們守護着她。第二天早上，姐姐死了。

我們親自把姐姐埋在茅屋附近的空地上。我們放聲大哭。現在只留下三個人了——弟弟，妹妹，還有我。

不接受匪幫的毒化教育

我們的日子很艱難。我用美國兵扔在垃圾堆裏的空罐子來煮些草給弟弟妹妹吃。要是弄到一點兒稀粥，那就是最珍貴的食品了。我必須照顧弟弟和妹妹，我是他們的姐姐，現在又要代替媽媽。

但是還不讓我們安靜，一個美國鬼子到茅屋裏來找我了，他說：

「朴根淑，我是你班上的老師。明天我們就復課。你不能耽誤功課。」

我說我不能上學，我不能丟下弟弟和妹妹。

「你不願意在新制度下面學習嗎？」美國鬼子叫了起來。「我命令你去學習！」他舉起手杖打我。

我回到學校裏。一切好像都跟以前一樣。學生全是我的老同學。上課了，老師走進教室，看見了我，就裝着很詫異的樣子問：

「你怎麼坐在前排？」

一個同學站起來回答。他說我是最好的學生，老是坐在前排的。

「胡說！」老師指着最後一排說。「快搬到後邊去。」

我照着他的話做了。他就開始講課。他說人民政府是最壞的政府。他說美國人是朝鮮人民最好的朋友。就是最小的學生，也知道他說的全是哄人的話。我不再聽他。我想起了過去的美好的生活，想起了少年先鋒隊，想起了熱烈的集會，旅行和小組學習。

老師的吆喝打斷了我的思路。

「朴根淑把我剛才說的，照着說一遍。」

我沒有聽他講，就是聽了，我也不肯重複他那些不要臉的騙人的鬼話。我低下了頭，不作聲。

「你聽不懂嗎？」老師大叫起來。「我看，你是班上最笨的一個。」

好吧，——我想。這樣也許會把我趕出學校。

下了課，老師不放我走，他把我帶到校長那兒。

校長惡毒的望着我。他穿着李承晚匪軍的制服。

「是真的嗎，你討厭學校的新制度？」他問。

我不作聲。

「我要打死你這個傻瓜！」校長狠狠的說。他叫我舉起兩隻手，跪在牆角裏。
「就這樣跪着，一直跪到天亮。」

我仍舊不作聲。我咬緊了嘴唇，爲了不願意在他們面前哭出來。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一點鐘，兩點鐘，……天漸漸昏暗了，我趁着沒有人，就爬出了窗子，逃回家裏。

弟弟和妹妹睡着了，我獨自一個人哭泣起來。我躺在地上，望着破屋頂縫裏的漆黑的天空。我不應該再去上學，但是我能做些什麼呢？我想起了爸爸講的克拉斯諾頓城的故事，想起了那些寧死不屈的俄羅斯青年。但是我只有一個人，一個人有什麼辦法呢，假如這裏也有了組織……

幾天以後，我聽人說，在二十五公里外的一個村子裏，出現了一羣勇敢的人，在跟美國兵和李承晚匪軍進行鬥爭。

我決定到那個村子裏去找他們。

「少年近衛隊」組織起來了

深夜，我終於到達了那個村子。天黑得很早，還下着夾着雪片的小雨。我在黑暗

中幾乎摸索了半夜。

茅屋的大門都關得緊緊的。兩個李承晚匪軍在街上來往巡邏。我躲在一條小巷子裏。

我想：只有等天亮了再去尋找他們。

雪飄個不住，又是濕，又是冷。突然，我看見巷子的那一頭有兩個人在貼傳單。我向他們跑過去。他們中的一個回過身來，抓住我的胳膊。

「不要作聲，小姑娘。」他說。「你沒有看到什麼嗎？」

「走吧！」

另外一個拉着他的手就要走。我立刻懇求



他們：

「不要丟下我！他們殺了我的姐姐，還要殺我的媽媽。請你們幫助我……」

「走吧！」那個人又說。——這一回是對我說的話。

我跟着他們，穿過一條最窄最暗的巷子，走進一間茅屋。

茅屋裏充滿了溫暖。隔壁的房間裏冒出一陣陣教人流唾沫的飯香。桌子上有盞燈，旁邊坐著個頭髮斑白的男人。他眼光很銳利的打量著我。

「你是美國兵派來的嗎？」他問。

「不，我是自己人。」我哭著回答。

「不要哭。我不會把你怎樣的。」

「我不是爲了這個哭。」

「你要吃東西嗎？」他微笑了。

「要。」

我好久沒有吃大米飯了。他們給了我滿滿的一碗。我請求他們給我帶一點回去給我那可憐的弟弟妹妹。

我把我的全部經過告訴了他們。我講了很久，他們靜靜的聽著，沒有打斷我的話，也沒有提出任何問題。那個男人垂下了白髮斑斑的頭，把手遮在額角下面。

「你哭了嗎？」我鎮靜的問。

「不，我在想。」他說。「我想，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要跟他們算帳。他們在我們土地上造成一切痛苦和災難，都要受到清算。」他沉默了一會，又說：「你跟我一塊住吧，就做我的女兒。」

「不，我要回去。」我說。「我恨死了他們。我要鬥爭。」

「你怎麼想到要鬥爭呢？」

「你讀過『青年近衛軍』沒有？」我問。

……我們在桌子邊上一直坐到天亮。在黯淡的燈光下面，我們訂下了鬥爭的計劃——「少年近衛隊」的計劃。這個老年人——農民出身的勞動黨員，游擊隊的地下工作指揮官——是這個計劃的創造者。

我回到城裏。現在，我知道怎樣來進行鬥爭了。

我決定先把這計劃告訴先前的少年先鋒隊的指導員朱熙洙。我走進她房裏去的時候，她正全神貫注的在做刺繡。可是在桌子上，我看到一塊墨和一枝潤濕的筆。

「我恨死了美國兵。你呢？」我問。

「你是什麼意思。我要上警察局去告你。」她說。

「不會的。你無論如何不會出賣我的。」我說。跟着，我把「少年近衛隊」的計劃告訴了她。她把膝蓋上的刺繡放過一邊。我看到，她膝蓋上有好些寫好的傳單——號召朝鮮人民鬥爭的傳單。

我們把所有的最積極的少年團員都找了來，和他們懇切的談話。我們的「少年近衛隊」司令部建立起來了。

司令部的全體隊員都參加了第一次會議。晚上，在我的茅屋裏，我們沒有點燈，爲了不叫惹人注意。月光從屋頂的破縫裏照進來，風在空地上捲弄着枯葉。

我們坐成一圈：

文濟昌、康炳福、崔

采初、金芻剛、彥明

動、朱熙洙和我——

一共是七個人。我們

每個人依次站起來，

翻開了「青年近衛

軍」，用手電筒照亮

了，唸上面的誓詞。

我們的誓詞跟青年近

衛軍的誓詞差不多是

一樣的。

「我，文濟昌，參加『少年近衛隊』，我在自己的戰友面前，在受苦難的祖國大
地面前，在全體人民面前莊嚴的宣誓……」

